

阿 拉 貢 著

共產黨人

五

(一九四零年五月)

阿 拉 貢 著

共 产 党 人

五

(一九四〇年五月)

馮 俊 岳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Aragon
LES COMMUNISTES
(Mai 1940)

La Bibliothèque Française, Paris, 1949.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套号 1118 字数 207,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8 $\frac{7}{8}$ 插页 2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定价 (8) 0.83元

前 記

这一分册占二十万字的篇幅，但所写的只是七天之內的事情；不过这七天却是法国人民永远忘不了的惨痛的日子：那就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到五月十七日。

法西斯魔王希特勒不顾国际的谴责，五月十日出兵侵入荷、比、卢三个中立国的国境，使八个月以来一向松弛的局势，突然陷入极其紧张的状态。法国反动政府虽曾派第七军援救荷兰、第一第二各军开入比利时堵塞希特勒的战车部队，但由于事前毫无准备，不免手忙脚乱，因而七天之內德国军队便渡过了缪斯河、占领了色当、势如破竹地向西南面挺进，以致法国的心脏巴黎都岌岌可危；局势的紧张，人心的惶惑，可谓达于极点。

很显然，阿拉貢在这一册书中着重描写的是法国的失败，着重说明的是失败的原因在于反动政府的反动性质；但由于问题涉及的方面太多，对这一题材的处理，应当说是极其棘手的一件事；不过作者却毫不费力地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即是说，关于反动政府的无能和手忙脚乱，关于英帝国主义者的口是心非，关于反动派如何把战败责任推卸到共产主义的可耻谰言，……是暴露得极其充分的。而这种暴露，作者絕沒有采用单纯的记录或空洞的口号，而是象银幕上一样的一幕一幕的生动情景。

誠如斯梯所說，这里的第五分册和紧接着的第六分册是前面四册的自然的結論：如果前面的四册写的是反动政府的反动措施，这里写的就是那些反动措施的恶果：法国軍事上的总崩潰。

我們首先看看作者对法国軍事上的无能如何描写的吧。大战开始后的第三天，彼此就不知道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了，士兵在找軍官，軍官在找士兵。再过一两天，就没有所謂前綫了。作者說：“‘前綫’这个名詞，这时使人听了真有些不順耳。”^①到后来，崩潰下来的士兵，反而走在德国前进部队的后面，因为他們根本不知道哪里是后方和前方。士气沮丧到了极点，以致炮队的大炮不向敌人瞄准，却对逃亡的士兵开火。最高軍事領袖如甘墨林、乔治、柯拉之流下的命令，常常互相矛盾，总司令叫撤退，軍长叫死守。……“在第九軍的防区中，命令一个跟着一个传来了；这个是这样，那个又是那样，互相矛盾，互相抵触，……”^②“为了解释那些互相矛盾的命令，必須有点創造力。”^③还有，为了提高士气，发明了所謂“循环換崗”，即是說，在軍事上并不需要时也把軍隊調来調去。还有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笑話的一件事，敌人来了，找不着开要塞的鑰匙……諸如此类，作者明确地說，这是在玩“軍事游戏”^④；而不是認真在对敌人作战。这样，軍事上的失敗是必然无疑的事。

反动派不从內部去检查，即是說，不从他們的反动性質去检查，不从他們的爭权夺利、营私舞弊、不設法对付希特勒而設法消灭共产党……等等方面去检查，反而把失敗的責任推卸在“共产主义”身上，說是由于法国共产党宣传了这一主义，破坏了法国軍隊

① 見本書第六章。

② 見本書第六章。

③ 見本書第七章。

④ 見本書第三章。

的士气。作者对这种胡說，在本書中即予以有力的駁斥。在本書中出現的几个共產黨員，沒有一个不是奋不顾身英勇抵抗敌人的。軍官下令，要在一个已受敌人包围的区域中，征求几个志願留守的人，显然这是一种极危險的任务，結果慨然应征的只有巴邦达尼等五个共產黨員，而別的人則惟恐逃亡之不暇。反之，那位反共的急先鋒貝納德帝少校，在本書中則是以投降者的身份出現了。究竟誰在破坏士气，昭然若揭。

作者在本書中对几个同情共产党的人物，如讓·德·蒙塞、賽西尔、讓·布萊斯、罗拜尔·迦雅，都写得最出色；特别是写罗拜尔·迦雅受审的那一二章。反动派在軍隊崩潰、难民阻塞于大路的前綫陣地，居然还派了专员来审讯迦雅中尉，認為他有共产党嫌疑，唯一的根据就是迦雅的太太伊娥納，在巴黎因替共产党保存文件而遭受逮捕。迦雅对审讯者的理直气壮的答話，迦雅叫他們打开窗子看看外面士兵崩潰的情形，迦雅弄得反动派慚愧无地自容的那些描写，可以說是作者最高的成就。在本册最后一章中，由最反动的、最恨工人階級的資本家威思奈的口中，說出大战期間法国共产党的威信，在工人中不但沒有减少，而且大大地在增加，以致反动派害怕再一次出現巴黎公社。威思奈甚至于作出結論性的說明：“希特勒的前进还可以停下，共产党的前进則沒有止境。”^①的确，反动派在无意之間倒說出了真理。要不是共产党的前进沒有止境，法国失敗后是誰来領導地下斗争？誰来复兴法国？

最后我們想附帶說一說，有不少的讀者感到《共产党人》这部書难讀，尤其最后五、六两册，就連法国的讀者也有同样的感觉。原因是阿拉貢写的是一部破天荒的新型小說，絕不象旧的小說那

① 見本書第十五章。

样有一条綫索的故事；故事有，但时时中断，几乎叫人接不上头。再加上人物的众多、地方的寬广（象这一册中戰場上許多小乡村的名字），叫人很难記憶。那么，作者是不是故意和讀者为难呢？不！作者用的是电影手法，写的是許多場面；由于他很迅速地从这一場面跳到另一場面，我們稍一疏忽，就会有綫索中断找不着头緒的危险。这和平鋪直叙的旧手法显然是不同的；它的优越性就是生动、活泼、毫不呆板。拿这一分册內所写的若干場面來說，如审讯迦雅的場面，如外交部用大火燒文件的場面，簡直就是銀幕上最精彩的鏡頭。又如第十四章中写的邱吉尔到巴黎那一場面，真把反动政客們牛鬼蛇神的形象全画出来了。邱吉尔帶着迪尔將軍、依斯迈爵士到了正在用大火焚燒文件的外交部，接待他的是法国总理雷諾和国防部长达拉第。当这两位要人用悲鳴的調子向英国首相报告战敗的情形以后，邱吉尔用英文說：“But where are the strategical reserves?”（即：“你們的战略后备兵力在什么地方呢？”）讀了这一段，簡直令人誤以为在看《攻克柏林》！苏联阿·伊瓦宪柯对于《共产党人》一書的写作手法介紹得很全面，^①讀者可以参考；这里就不必重述了。

編者

① 見本年九月号《学习譯丛》上《关于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問题》一文。

1

亨利·德·布勒亚上尉昨天晚上的時間是在阿凱地酒店消磨掉的，而且不用說是在二楼消磨掉的。樓下不但太嘈雜，也太庸俗。那妇女乐队所奏的音乐一直从楼梯传到楼上来。大家都听得見顧客們随着音乐重唱那流行的叠句“当我的心在噗通噗通跳的时候！”这里是上尉常来的地方，他的朋友資本家德布萊斯夫妇这次为自己的事务到敦克尔克来，他自然也把他們帶到这里来了。这是这样自然，以致周围的环境，如蓝罩小灯旁边的瓶花，作为尾食的成堆的水果，甚至連那些穿着侍者制服的兵士們的那种軍官食堂的派头，都叫德布萊斯太太阿芒丁尼感觉到好象就在布勒亚家中作客一样。酒店已經关門了，店主人却并没有把他們攆出去，他們慢慢地喝他們揆有酒的咖啡。樓下的乐队业已停奏，他們仍待了很久。这是一間光綫黯淡的屋子，有些軍官和普通客人坐在顧客还没有走光的桌子旁边，他們邀請了几个香气袭人的丽人和几个穿着黑色罩衣的女乐师同飲；但她們在暗地里对这几位先生們的談話却不免要发笑……

“噯，你知道，換換空气真好啊！里尔从来没有熱鬧过，現在赶上战争，那就更不用說了！然而我們却侥幸有一个可爱的人兒在我們身边，这个人我想你也認識，他是戈岱勒家的一个表兄弟……就是圣喀罕上尉……也就是那个胖姑娘的丈夫，你知道嗎？他在

里尔駐防，真是个好极了的伙伴！”

阿芒丁尼虽然和她的弟弟奥雷連·勒底洛瓦的身量差不多一样高，面貌却是一点也不象。她和她丈夫杰克·德布萊斯身上流露出来的那种外省人的样子，很使布勒亞感到好玩，使他回想到加尔加索尼和他自己的家庭。他看到奥雷連只不过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那时奥雷連为了四月間的危机正在丽斯河駐防。他的姐姐談起自己的弟弟来总是象談一个使她耽心的青年人一样。这位太太的夹有白发的头发和她丈夫的那种故作庄重的态度，在这种夜闌人散时刻的相当优閑的气氛里，似乎显得不大相宜；不过实际上却并不如此。德布萊斯夫妇在談話中所使用的那些不知分寸的詞語使他們的論調似乎辛辣得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他們說的有些話，無論是在加尔加索尼軍营也好，或在巴黎也好，人們是不会說出口来的；而在里尔，即使那些装模作样的人們也不会为这些話感到不安的。他們离开酒館后在讓·巴尔廣場上碰見有些女人挽着英国軍人的膀子走过去，德布萊斯听見她們說那种离奇古怪的英法两国話混杂在一起的語言觉得很刺耳。他冷笑着說：“这些人呵，他們在这个人象面前究竟想象些什么呢？”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着廣場上的一座銅象，这座銅象塑的是一个海盜英雄。这时它座子上的綠銅雕象的影子，在这黑夜里，似乎正向着杜佛海峡随意揮舞着它的軍刀一样。德布萊斯和布勒亞并不是在一切問題上意見都是一致的，不过只要一牵涉到英国人，那就不同了！那么，明天早晨你到旅館来接我們嗎？一定来接，我的好杰克；我忘了；我还没有問令郎的情况呢，皮埃勒和雷蒙都好嗎？“你知道，”母亲說，“青年人就是这样！沒有消息便是好消息……你提到皮埃勒，不要談他了，他在一个參謀本部里干得很起劲，我不用为他耽心……至于雷蒙，他在海軍里……倒也不太远，今天早上我們曾从海軍上將阿

布里亚尔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你認識諾爾海軍上將嗎？”——“可以說……不認識，不过，我們已經对你說過了，今天早晨我們正在克萊孟梭街的那家俱樂部吃飯，所有的海軍軍官都在那里……其中有个軍官曾往瑪勞[⊖]挂電話，而正是上將家里托人告訴我們的……”

阿芒丁尼突然一驚，問道：究竟幾點鐘了？後來她才知道是早上四點鐘。又是一次空襲警報，真叫人受不了。她想他們最好還是真的打起來吧。差不多一直到天明為止，對空射擊的炮聲把全城都撼動了。然而炸彈落的地方大概相當遠：這從炸彈爆炸後沙土沉重的回声里可以聽得出來。探照燈不斷地在天空搜索，海岸砂丘上的炮隊則發出隆隆不絕的吼聲……在旅館的地下室里，阿芒丁尼肩上披着披巾，混身打戰，嘴里咒罵不休。她說：我倒要問一聲，人已經五十多歲了，還要作這樣的活動！她想：如果早曉得要鑽防空洞的話，她不如讓杰克一個人到敦克爾克來了……我原不想把蓓蓓一個人丟在家里，因為在我不在的時候，他就忧悶得不得了！說起來，奧雷連把喬治特和孩子們都送到東南部海邊去，倒是有先見之明的……這時一個名符其實的、各色人等都有的人流都忽忽忙忙擠進了地下室。這對杰克·德布萊斯來講是毫無所謂的，男人們都服過軍役，對這個已司空見慣了。只是阿芒丁尼怎麼受得住呢！說老實話，不但阿芒丁尼受不住，大家也多少覺得有些討厭。不過又有什麼法子呢？

敦克爾克的防空洞都是為應付長時間的空襲而設備起來的。在旅館的這個穹窿形的地下室里，甚至还備有臥鋪：一些上下兩層的鋪板……想想看，竟有人還能夠在這種情況下睡覺！你看那個

⊖ 敦克爾克郊外避暑勝地。

带着她的几个孩子的胖女人呵……“阿芒丁尼，你最好还是住口吧，别人已经这般怪样地望着我们了……”

这次的警报和往常的警报并无不同。然而，到八点钟警报还没有解除。当刚刚听过广播的女人们一面冲上来，一面嘴里嚷着：“他们进攻比利时了！”的时候，大家就忘掉了上面还有炸弹掉下来，而都跑到地面上去了……德布萊斯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确定当天是什么日子。那正是五月十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这时布勒亚上尉的騎兵队已经站在国境线前面不能前进了。在吉維尔德那边，比利时的宪兵不得不把埋在砂土中的反战车障碍物排除掉。我们早就清楚地对你们说过，你们需要防备的不是我们呀。好，这也不必多说了……飞机一直在头上打转。路上塞满了炮队、战车、自动机关枪和摩托兵的队列……拥挤得不得了，而有些平民已经想逃往法国去了。大家都在传说加萊，貝尔克和布洛尼已经遭到轟炸。在敦克尔克，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战斗机在屋顶上攻击敌人的轟炸机……看看，那就是我们的空军呀！

布勒亚的部下老是騎在馬上頓足不前，有些不耐煩起来。他們戴着北非式的灰色帽子，鋼盔挂在身旁，围着寬大的腰帶，这支由非洲殖民地騎兵改組成的偵察队使吉維尔德的居民大惊小怪得不得了。特别是其中有一个队员，为了舒展身体，表演了各种各样的騎馬花样：他先縱馬狂奔，再俯身去拾起他突然扔到地上的帽子……上尉看見了，上前干涉說：“得了，瓦里耶！現在不是玩的時候。稍微庄重点吧！現在是在打仗呀……”紀佑穆·瓦里耶聽見，一面行礼，一面笑了。他重新戴上他的帽子，稍微往后戴一点，弄得那帽上的穗子一搖一擺的。他想，假如現在真是在打仗的話，那

些比利时的宪兵似乎也應該赶快一点吧……

等全部队伍越过了国境，時間已經是十点半鐘都过了。所有的居民都在四周大声喊嚷，一面搖晃手帕，向他們拋擲花束。法国軍隊兴高彩烈地进入了比利时，就象一股欢乐的水流，突破堤岸暢流而过一样……都是馬呀！看哟！这是非洲部队^①哟！

騎兵們过境后又集合起来了。布勒亚望了他們一眼。他們腰間都挂着长刀，背着馬枪，样子很是奇怪。喂，我們將干什么呢？守卫海岸嗎？目前，根据行軍命令，我們还有一段路要走呢……第一段行程，我們要到达蔡布留吉附近……喂，喂！排列好！路上既有騎兵，又有战車，战馬見到战車还不太习惯，有些都惊得用后脚站了起来。而現在，無論走到哪里，战車都有通过的优先权。它們就这样鬧哄哄地摆着一副战胜者的姿态向前开进。車內軍官們半身露出在炮塔外面，用手势回答着群众們的欢呼和抛过来的花束……

“乖乖的……乖乖的……”紀佑穆·瓦里耶低声对他的坐騎說。他特別愛这个牲口，这种心情使他帶着不贊同的样子望着那些战車。“鉛管匠……你有这样一匹馬戏团的馬于你倒很合式呢……”那个愛嫉妒的卡拉索說。你說馬戏团的馬！就算是馬戏团的馬又怎样呢？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匹拉車的馬呀……喂，喂！集合！

他們走近海边了，看得見远处有船只在黃色的海面上来来往往，公路則沉沒在砂丘之間。这时輕风息息，掠过那些灰色的蕘丛。馬蹄踏在地上发出韃韃的响声。要不要小跑一下？上尉說路程很远，不可胡来！在出发的时候，大家曾喝过一杯滴有燒酒的咖啡。

① 按这里所說的非洲部队以及下文的北非步兵，北非騎兵等，其成員并不一定是非洲人；尤其是軍官，多半是法国人。

現在風息之後，天氣出人意外地立即變得又熱又潮，大家的嘴唇上已經感覺到砂粒和鹽的味道。那麼說我們要經過奧斯當德了，我的上尉？布勒亞聽了，對他的中尉微微笑了一笑。什麼，你說奧斯當德！這個名字使他記起了他在那裡的俱樂部打球輸得一塌糊塗的事來。那是他和瑪麗·亞岱爾結婚以前的事，那時他和那個小女演員在一起鬼混。不知她現在怎樣了？在水兵營街，他看到一個姑娘很象她……這與我又有什麼相干呢？一個人常常為想到過去的事情而感動起來，這真是個奇癖！“中尉，你在奧斯當德有些使你回憶的事情嗎？”中尉聽見這樣問，臉一直紅到耳根。不，他從沒有到過奧斯當德……那麼他見什麼鬼要臉紅呢？

紀佑穆在馬上馳想着加爾加索尼的同志們。本來跟他一起到這裡來的同志就很少，而在扎營的時候，又被分得七零八落了。象今天這樣的日子，烏斯特里克，伯茲，還有別的人都在哪裡呢？

馬的蹄鐵韃韃地踏在村落的小路上。我很喜歡聽這種悅耳的清脆的響聲，你呢，我的上尉？上尉相反，他很想安靜一會兒，首先要從那些居民開始，他們總是把花束擲到他們的頭上，並且使馬走也走不穩而常常失足。站住！讓戰車過去……又要停下來嗎？停下來……

布勒亞想：這真够討厭的，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不過為一點小事我就幾乎變得感傷起來了。

*

對有些人來說，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的，對另外一些人，戰爭開始的方式卻是另外一種樣子。這天早晨還不到六點鐘，奧雷連·勒底洛瓦就被從床上叫起來了，他是幾天前帶着自己的中隊回到阿則布洛克的。高射炮部隊擊落了一架雙引擎敵機。這時正是肥皂廠和紡織廠的工人們上工的鐘點。男女工人們肩上都背着口袋，

騎着自行車接連不斷地從附近走來……這時天還沒有完全亮。因此，當敵機帶着火焰墮向路邊不遠的田野上的時候，大家都把自行車扔下，你推我擠地一直擁了上去。兵士們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人數不夠多，而且軍官們又起了帶頭作用，因此阻擋不住。這是他們捉到的第一個德國鬼子，他們是絕不肯放棄這個機會把他照下來的。被擊落的敵機的飛行員象瘋子一樣從飛機里逃出來，嘴裏囁囁着些什麼。那些來看熱鬧的人呢，他們這時更是興奮，都急急忙忙圍上去，擠作一團……突然，到處起了火，一陣陣的爆炸聲連續不絕，塵土啦，煙霧啦，遮蔽了天空，原來是敵機扔了三十顆炸彈。公路上人肉橫飛，斷臂殘腿，到處都是。還有一部牛奶車也立即傾覆了，几匹受驚的馬拖着它狂奔。在人群用佛蘭德語發出的喊叫聲中，三十枚炸彈連續爆炸了。大家都往後奔跑，有些人被踏在地上；這些還沒有完全睡醒的人，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炸傷。飛機殘骸的鐵架子象被撕裂的有腳長蛇一樣，彎彎曲曲的，身子燒得焦黑，鼻子俯在田野里，尾巴翹了起來……死了多少人呢？大家還不知道；受傷的大約有一百人左右，他們都互相摠扶着，號叫着，你推我擠地逃走了。剩下來的身體躺在地上，沒有人敢去動一動……他們四周的人全都走光了……

駐紮在附近由德·貝克維勒中尉率領的步兵小隊立刻趕到了現場。在轟炸後數分鐘接到緊急通知的中隊長勒底洛瓦上尉，也趕來指揮善後的工作。必須立刻通知軍醫！還找什麼軍醫呢！屍體共有七十二具，其中有制皂工人，紡織工人……有兒童……有三名軍官……有兵士……還有婦女。遠處，高射炮還在那里射擊。公路上一群黑黝黝的人摩肩接踵地緊緊擠在一起。哭聲淅淅可聞；同時那種低聲細語的外國話給人一種奇特的感覺，這裡的居民沒有一個人說法國話。

在这些成堆的死人面前，四周的人說的又都是佛蘭德話，這種情景使奧雷連不禁想起以往的戰爭，如對紡織工人的屠殺，對艾諾地區人民的征伐……拿破侖的入侵等等……就在士兵們收集那些慘不忍睹的犧牲者和有時因看到那些血肉泥醬而退縮不前的時候，有個騎自行車的人從公路跑來，大聲把德國軍隊入侵的消息告訴了他們。

沒有過多少時候，勒底洛瓦上尉便接到了進軍命令。必須擺脫這種恐怖的環境，使兵士們脫離這種料理死人的任務，他們對這種任務就象是些狼狽的幽靈一樣全力以赴的。我們要出發了……你們去洗洗手吧，就是這樣……我們要出發了……到巴耶勒附近的上車地點還有十五公里，在那里將有卡車來接。十一點鐘前不大一會兒，他們便到了那里，但是卡車在下午兩點鐘才把他們裝上去。指揮團隊的上校剛剛到達，勒底洛瓦立即去晉謁他。大隊長走的是另外一條路綫。實際上，他們的師團還沒有出發，它是留作後備部隊了。勒底洛瓦上尉和他的部下一起編為第七軍團機械化前衛部隊的後方支隊。詳細的指示，以後再告訴你。勒底洛瓦，你吃過飯沒有？上校對人真是太關心了，他已經吃過飯，從三個鐘頭以前起，他們就在这里等待了……勒底洛瓦想獲得一些消息的心情比想吃頓飯還要急。在經過阿則布洛克那場意外事故之後，大家就什麼也不知道地急急忙忙出發了……

有個下士官曾從收音車中把甘墨林的告全國人民書速記下來：敵人的進攻已于今天早晨開始，這是從去年十月以來我們就已預料到的。德國對我們進行了一種殊死的戰鬥。法國及其一切盟國應付的口號是：勇氣，精力和信心。就如二十四年前貝當元帥所說的一樣，這些勇氣，精力和信心，我們一定會有的——甘墨林……

“这就是全部的新闻吗？”——“敌人还侵入了荷兰……”——“荷兰？”勒底洛瓦参加过上次世界大战，其余的一切情况，他都了解。不过荷兰……这倒是个新的事态。下士官眯了一下眼睛。他说，啊，不过，在荷兰，敌人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你知道，我的上尉，这些荷兰人，他们会把堤岸掘开……淹没他们的国土……那时，战车就非乘船不可！而问题一牵涉到船只，英国人就……在这方面没有比英国人更强大的了！

勒底洛瓦把头点了一点。其实他倒并不是那种人们称其为亲英派的人。命令声又响起来了。大家都在往车上爬。勒底洛瓦还没有来得及把上校刚才转交给他的行军命令仔细研究一番。这些步行过十五公里的人，看到自己一下子变成了机械化部队，都惊讶得不得了。勒底洛瓦也重新爬进了自己的旅行汽车。喂，让我们看看行军的命令吧：我们首先须开往考特莱，然后……该死！我们竟是往荷兰开啊！布莱梭！什么事，我的上尉？没有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的。

就在这天早晨，所有分布在从海洋一直到阿尔登纳省之间各个地区的部队都向前开进了。不过当吉罗将军率领的第七军带着战车、卡车和馬匹沿着海岸往荷兰方面移动的时候，布朗沙军团却通过贡德北部至阿维纳南部之间的地区到达了迪勒河障地，讓·德·蒙塞和他的同伴都是这个军团的机械化先锋队中的成员。稍往南一点，经过柯拉军团，一直到位于安齐柴将军指挥的第二军团中心部位的枢纽地区，调动范围逐渐收缩起来。再往前，就是馬奇諾防綫的前哨障地了。

貝納德帝少校是在两星期以前离开达拉第的内閣来到安齐柴军团的司令部的，司令部設在艾納河上一个叫作塞奴克的小小地

区，这个地方位于河流上游的夹谷里，差不多就是阿尔登納和馬恩省的边境了。虽然貝納德帝这次的調动是在紧随着对弗萊特·威思奈事件进行偵察之后发生的，頗有一点降級的性質，但軍团司令却仍把他留在身边。貝納德帝在司令的食堂和各个办公室內把阿尔登納的实际情况都摸熟了，这种情况是其余的人用一种暗語，即由于长期在当地駐扎而創造出来的俚語說出来的。举例來說，如說司令部里的大問題，那就意味着循环換崗；然而循环換崗究竟是指的什么呢？大家除了这事以外，別的什么都不談。你要了解，我們这里有些住在国境的人，他們每天晚上都要回家去睡覺。对这些人，必須使他們打起精神来，把他們派到別的地方去；我們还有一些青年，也得把他們派到正在行动中的大队里去，使他們的精神振作一下。于是安齐柴將軍就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把他們从一个陣地換到邻近的陣地，比方說就象跳考梯雍舞一样在三处陣地上輪換；此外又把三班中的一班送到后方，而用作为后备的老兵前来接替，这样便形成了两种混合的輪換动作……你懂我的意思嗎？軍官們是留在原处不动的，不过这也給了他們一种工作，就是去認識新兵，从中发掘或培养制造武器的人，机关枪手和无綫电兵等新的专家……我不太清楚究竟是什么。好，听我說，九号星期四，請你到色当走一趟，在那里将进行一次重要的輪換……四个中队中的三个中队都要进入新的地区……五月九日，貝納德帝在色当巡視了繆斯河左岸的堡垒工事：看得出来，这里誰也沒有应付重大事态的思想准备。这里只有一个由鉄絲网构成的防御幕和一些小型的工事，这些工事枪眼的火力可以控制河面的全部情况。大家把那每日都在空中盘旋的敌机指給他看，人們都管它叫“間諜”。色当一共駐有多少部队呢？不过三百人罢了……五月十日早晨，安齐柴派他的參謀长拉加耶上校通知貝納德帝，委任他担任确保和柯